

中国文化史丛书

无为逍遥

——老庄的哲学观

徐国荣



203

-17

沈阳出版社

梦痕依稀

—老子和庄子

徐国荣

沈阳出版社出版

一九九七年

中国文化史知识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

张岱年

执行主编

朱立元

委 员

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

朱立元 涌 豪

总策划

石铜钧

责任编辑

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

封面设计

曾一中 庆芳

目 录

引言	(1)
一、神龙乍现	
——老庄的身世之谜	(3)
二、故乡之思	
——老庄的宇宙观	(10)
三、人在旅途	
——老庄的政治人生观	(24)
四、极乐世界	
——体道的方式和境界	(42)
五、世外桃源	
——理想的社会蓝图	(56)
六、悠哉游哉	
——逍遥游中的飞翔世界	(68)
七、大梦同归	
——齐物论的开展	(82)
八、心灵之约	
——老庄和中国文学艺术欣赏和创造	(90)

引 言

谈起老庄，我们首先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：我们所说的是他们的原意吗？他们真的需要解剖吗？在老庄看来，逻辑推理、分析以及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根本不适合于解剖他们及其“道”，因为它是超语言的，甚至任何带有主观意向的操作方式都是徒劳的，永远无法接近它。而且，在我们的经验世界和所谓的知识结构中，我们解剖的技术越是纯熟，知识越是丰富，逻辑越是缜密，在老庄看来，反而越无法体味到道。因为我们的分析和老庄的体道方式背道而驰，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，就好像问一个人是否吃过饭，而回答说走了三里路一样，答非所问。《老子》中的第二章棒喝便是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庄子使用寓言的形式讲了一个故事：“黄帝游乎赤水之北，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，还归，遗其玄珠。使知索之而不得，使离朱索之而不得，使嫫嫫索之而不得也。乃使象罔，象罔得之。黄帝曰：‘异哉！象罔乃可以得之乎？’”^①

① 《庄子·天地》，下文只引篇名。

玄珠，庄子借以喻道，知、离朱和瓠子分别以神、目和言辩索之而不得，象罔乃以无心索之而得，这虽然不能以我们的经验来理解，更无法验之以客观事例。庄子不过说明，要想体道和获得真知，必须抛弃我们的感觉和思维。这颇有些神秘色彩，后世禅师们的“说就是不说，不说就是说”的禅机正好可以找到一个远祖，虽然两者未必一样。

但是，我们并不能因为庄子的讥讽而真的“绝圣弃智”，放弃思索与真知。“象罔”式的体道方式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，我们还是回“知”和“瓠子”的路途上，以神和言辩寻找“玄珠”。因而，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着这两难境地，因为除此之外，我们一无所有，失去了赤子之心，也不能象老子说的“复归婴儿”，连老子和庄子本人，也不得不留下了用语言著述的论著——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，反反复复地阐述其道，还用“勉强”^①这个字眼来形容其表述，留下一个无可奈何的苦笑。也许，这是个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，至少人类目前尚无力破译它：无须语言的表述，却又不得不以语言来表述。

① 《老子》二十五章：“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”

一、神龙乍现

——老庄的身世之谜

雾锁龙潭，烟水迷离，随着神龙乍现，一个哲学时代诞生了。老子——中国哲学之父的出现，至今还是一个谜。先秦时关于他的事迹并不多，战国中后期齐国稷下学宫有黄老学派，倡导清静无为，把他和黄帝拉在一起，《韩非子》中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篇，据传儒家大圣人孔子还曾问礼于他，但究竟他是何许人，他的充满睿智的《道德经》五千言怎么流传的，倒是西汉时司马迁在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中进行了较完整的记述：

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

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，老子曰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、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者，若是而已。”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，游者可

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。至于龙，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

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“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”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……

这便是老子其人及其书《老子》（又称《道德经》）的来龙去脉。按理说，这里有名有姓，还有籍贯，说得清清楚楚，应该不存在什么疑问。况且，司马迁在其后还记述了老子后裔的情况：“老子之子名宗，宗为魏将，封于段干；宗子注；注子宫；去玄孙假，假仕于汉孝文帝；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邛太傅，因家于齐焉。”证据如此确凿。然而，太史公自己也不放心，在同篇中又讲了太史儋和老莱子两个名字，留下了一个悬念。“或曰，老莱子亦楚人也，著书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与孔子同时云。”同时，他又提到，在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，有个周太史儋去见秦献公，“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。”几个“或曰”，一方面表明司马迁修史的谨慎态度，一方面也表明他及其同时代人也对此说不清楚了。尤其是“莫知其所终”一句，更引人遐想，特别是佛教东传和道教兴起之后，为了互争短长，还出现了《老子化胡经》和《老子升天经》之类的论述。东汉时，已经“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”^①之说。可以说，司马迁的闪烁其词竟成千古诉讼，论者见仁见智，各执一词，甚至有人干脆否定老子其人的存在。今天，我们无意于卷入这场纷争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老

① 《后汉书·襄楷传》。

子其人及其书是无法否定的。1973年12月，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帛书《老子》的两种写本，据有关学者考证，这是目前所见到的《老子》一书的最古的本子，可能出于秦楚之际，内容也与今本《老子》多有重合，这更证明了老子的无可怀疑性。同时，我们还须将老子从道教中“拯救”出来，脱下他“太上老君”的大帽子，使他回到现实人间的思想家和中国哲学之父的位置上。

道教的形成，大约在东汉时期，老子被神化为道教的始祖，也在其时，但具体的时间断限尚不太清楚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与佛陀并列，同受尊崇。东汉明帝时，楚王英“晚节更喜黄老学，为浮屠斋戒祭祀。”^① 汉桓帝时，不但民间有老子祠，而且“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。”^② 这与道教和佛教成熟时的互相攻击谩骂情形颇不一样，因为这时只是尊崇他们，希冀得到福祐，也说明老子在这时已经仙气渺渺，颇有些“法力”了，能够给人长生。边韶《老子铭》中的话颇能代表时人的观点：“或有浴神不死，是谓玄牝之言。由是世之好道者，触类而长之。以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，与三光为终始，观天作讖（缺一字），降什星随日九变，与时消息，规矩三光，四灵在旁，存想丹田，太一紫房，道成身化，蝉蜕渡世。”^③ 这与后来《封神演义》中“老子一气化三清”的形象已颇为类似了。边韶还对班固的“抑而下之”颇为不满，称他与孟荀之徒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但无论如何，这时尚没有发生与佛陀

① 《后汉书·楚王英传》。

② 《后汉书·襄楷传》。

③ 《全后汉文》卷八十二。

争地位的问题。而早在西汉末年，严君平在《道德指归说目》中又以方士和阴阳家的口吻来解释老子之作：

变化所由，道德为母；故经列首，天地为象。上经配天，下经配地。阴道八，阴道九。以阴行阳，故七十有二首。以阳行阴，故分为上下。以五行八，故下经三十有二而终矣。阳道奇，阴道偶，故上经先而下经后；阳道大，阴道小，故上经四十而更始；以四行八，众而下经寡；阳道左，阴道右，故上经覆来，下经覆往。反覆相过，沦为一形。冥冥混混，道为中主。重符列验，以见端绪。下经为门，上经为户。智者见其经数，则通乎天地之数，阴阳之纪，夫妇之配，父子之亲，君臣之义，万物数矣。^①

《道德指归》今已亡佚，托名为老子作，也不过大其影响而已，也许正是严君平自己之作。从其内容来看，似卜卦者之为，正与严氏职业相合。看来，《老子》自出后，他人如何敷衍，如何利用，冢中枯骨已无可奈何。至于道教尊为之教祖，有“老君”、“太上老君”等称号，将他起死复活，作为哲学家的他自是无可奈何。但作为教祖的老子，确实神乎其神，威风八面，晋人葛洪《抱朴子内篇·杂应篇》说他的形象：“身长九尺，黄色，鸟喙，隆鼻，秀眉长五寸，耳长七寸，额有三理上下彻，足有八卦，以神龟为床，住金楼五堂，白银为阶，五色云为衣，重叠之冠，锋铍之剑，从黄童百二十人。左有十二青龙，右有二十六白虎，前有二十四朱雀，后有七十二玄武。前道十二穷奇，后从三十六辟邪。”比人世间的皇帝还要“皇帝”。其实，老子在道教中的由人变为神仙，当是

① 《全汉文》卷四十二。

可以理解的，因为道教的来源之一便是神仙传说，它大谈神仙的自由快乐和长生不老，追求享乐，为人世的享乐提供途径和理论依据，特别适合于皇帝的口味，曾经弄得秦始皇和汉武帝神魂颠倒，甚至被方士们骗得晕头转向，至死不悟。神仙传说，再加上由巫觋而来的特别是东汉晚期三张（张陵、张衡、张鲁）的宗教仪式，道教初具规模了。梁刘勰《灭惑论》说：“案道家立法，厥有三品，上标老子，次述神仙，下袭张陵。”^① 这里的“道家”不是诸子百家中的道家，而指的是道教。这三派相互补充，共同构筑了道教的结构：理论基础、行为追求、宗教仪式。但到了后来，道教徒们为了适应环境，迎合世人的口味，越来越丢弃他们的祖师爷摇头晃脑的庭训了，一个个弄得仙风道骨，幻想羽化升仙了。或者装神弄鬼，大言欺人，摆弄那一套莫名其妙的仪式。宋人朱熹曾不无讥诮地说：“老氏初只是清静无为，却带得长生不死；后来却只说得长生不死一项；如今恰成个巫祝，专只理会厌禳祈祷。这自径两节变了。”^② 但是，无论如何，道教的理论确实是从老子的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^③ 敷衍开来的，按照国人以古为贵和好攀贵人的文化心理，这教主的冠冕老子若不戴上，还有谁敢戴呢？换句话说，老子若说自己第二，别人也不敢称第一。而我们今天把他推向思想家的宝座，理应取学术界的一般看法：他约生活于春秋末年，略早于孔子。至于其他，就看他的《老子》吧。

① 《弘明集》卷八。

② 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五。

③ 《老子》四十二章。

和老子相比，庄子似乎没有那么“幸运”。先秦时几乎无人提及他，两汉时注《老子》者很多，却无一本注释《庄子》者。只是到了魏晋时期，他突然横空出世，而且一出世就以强有力的姿态触领风骚，不但与《老子》和《周易》总称三玄，而且时人还常用“庄老”联称，连老子也相形见绌，等而下之了。嵇康、阮籍和陶渊明更在艳羡其绝伦风神外，将其思想实践化，变为一种诗意般的生活方式。也许他真的无意于留迹人间，所以他的生平事迹一直难以详述，还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撷拾旧闻，语焉不详地写了一篇《庄子传》：

庄子者，蒙人也。名周。周尝为蒙漆园吏。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其学无所不窥。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。故其著书十余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《渔父》、《盗跖》、《胠箧》，以诋訾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术。畏累虚，亢桑子之属，皆空语无事实。然善属书离辞，指事类情，且剽剥儒墨。虽当世宿学，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。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楚威王闻庄周贤，使使厚币迎之，许以为相。庄周笑谓楚使者曰：“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？养食之数岁，衣以文绣，以入太庙。当是之时，虽欲为孤豚，岂可得乎？子亟去，无污我。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羁，终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”

语虽寥寥，倒也颇得庄子之意。后面这则故事，明显从《庄子·列御寇》篇中而来，可以看出庄子的话很形象，也很刻薄，儒墨之徒确实难以自解，果真如此，王公大人们当然不能器之了，逃之尚恐不及。只是说他是“蒙人”，确实蒙感了后人，或说为河南商丘，或说为安徽蒙城，官司打了几千年，尚无最后结果。至于他在道教中的地位，倒是沾了老子

的光。唐朝皇帝姓李，与传说中的老子同姓，有这么个老祖宗当然觉得很荣耀，可以证明血统之高贵，一高兴起来，道教的地位提高了，庄子也升了级。天宝元年，唐玄宗下诏，封庄周为南华真人，《庄子》改名为《南华真经》。本来，《庄子》内七篇一般认为是其自作，代表他的主要思想，其中并没有什么神仙道教思想。《逍遥游》中说：“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。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。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”《大宗师》中也说：“古之真人，不知悦生，不知恶死。”这里的“神人”和“真人”都指的是得道的圣人，并非道教中修行得道的神仙。他的外杂篇是其后学所作，其中确有些养形求长生的意思，如《天地》篇中云：“千岁厌世，去而上仙；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。”《在宥》篇中记载广成子对黄帝说：“我守其一以处其和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，吾形未尝衰。”这些大概受了战国后期神仙思想的影响，但绝没有走向极端，象后世道教那样整天梦想羽化升仙。况且，外杂篇中的大部分内容还是从各个方面来补充阐释庄子的，就算庄子在世，即使不喜欢，也未必作皱眉状。至于“南华真人”的称号，倒真的强庄子所难了。他一生逃名如逃寇仇，没有想到死后却大名鼎鼎，倘庄生再世，必定哭笑不得，感慨万千，甚至大喝一声：“我已为冢中枯骨，尚欲以名相侮乎！”

二、故乡之思

——老庄的宇宙观

多少个夜晚，当草虫啾啾鸣叫，远处笑语喧哗的时候，面对着满天星斗和灿烂的银河，人们好象突然发现：生活原来如此美好！但这宇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它从哪里来？将往何处去？人为什么有生有死呢？这一个个巨大的问号困惑着人类，导引人类去思索，于是，神话诞生了，人们以幼稚的心灵和丰富的想象力，创造了一个在现代人看来可笑之极的世界：宇宙是神创造的，天地混沌之时，出了个巨人叫盘古，他手持一把大斧，一挥下去分开了天地。他死之后，左眼为太阳，右眼为月亮，四肢成了支撑天地的四极，五体成了五岳，血流成江河，肌肉成田土，气为风云，声为雷霆，须发变为星辰，皮毛变为草木，剩下身上的虫子，没什么可变了，只好变成了人。这想象够丰富的，也够幽默的，原来人只是盘古爷身上的虫子，这在高扬人的主体地位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。但在生产力极为低下、人类思维又很幼稚的情况下，这种解释又是合乎情理的。然而，当社会和文明继续发展的时候，少数的先行者觉醒了，他们开始怀疑神的地位，不甘寂

寞地对既定的价值系统和解释权进行挑战。在这里，几个楚国人先从梦中醒来，老子、庄子、屈原相继发难，希望为世界重新建立大秩序。他们使用的方法不一，角度也未必尽同，老子是哲人兼诗人，屈原是诗人兼哲人，庄子则两者兼而有之；哲学和诗歌十分圆满地融为一体，简直看不出任何焊接与拼凑的痕迹。

“遂古之初？谁传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冥昭瞢暗，谁能极之？冯翼惟像，何以识之？明明暗暗，惟时何为？阴阳三合，何本何化？”这是屈原《天问》中的追问，他带着极大的痛苦惶惑一口气问了一百多个问题，从宇宙天地到社会人生。其中许多问题当时已有解释，但屈原对此并不满意，所以要求重新审视。我们也不必以今人的眼光来替屈原排忧解难，如屈原问到：“羿焉弹日，乌焉解羽？”有论者说：“屈原大胆的怀疑是不无道理的。近代天文学研究告诉我们，太阳是个极强的发光体，光球表面的温度是很高的，但也不尽相同，当温度较低被温度较高的强光衬托时就形成‘黑子’。乌是黑色的动物，这种看法可能是由于太阳表面‘黑子’面引起的联想。”^①其实屈原未必需要这样的所谓“科学”解释，他的怀疑精神已足以拔高了我们的思维。而在此之前，他的同乡老子则以更大的气魄建立了一个宇宙生成图式，庄子又推波助澜，力图使这个图式更为完美，他们俩成为中国宇宙解释史上的绝代双骄。

老子认为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，大至宇宙天地、日月星辰，小至山岳湖海、草木昆虫，包括所有的具象和抽象，它

^① 陈天水《中国古代神话》第62页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。

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原——道。这个道产生了一切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（四十二章）一指天地未形、浑沌莫明的一种状态，二指宇宙间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的阴阳二气，三指阴气、阳气以及两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和气，万事万物便由此而产生。本来，这并无什么高深莫测和难以理解的东西，只不过老子从具体事物将这些现象抽象出来，进行概括化，使得我们的理解转了一圈，反而显得生涩了。如果我们将这种概括还原为具体，理解的困难将迎刃而解。世界上本来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事物，如长短高矮，大小轻重，每一个概念都呈现着排他性，同时又建立在对立事物的基础上。繁演到人事方面，如男和女，高尚和卑鄙等等也同样如此，这种说法今人称之为辩证法。老子其实是从现实人生中得出了这些经验，他举了不少这样的例子：“故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”（二章）这诸多的对立事物不能一一尽列，他以阴和阳指称它。

由此出发，再将阴阳二者不分，那么事物最原始的状态便是混沌的“一”，一是状态，在具体事物中未必尽能显现出来，老子之意，不过表明事物的本原是整体的，密不可分的。虽然他说“道生一”，但一其实是道的别号，道是一种理论上的概念，任何感官都无法感知它，而一的整体概念其实可以通过我们的理性思维在理论上把握。所以老子经常以一称道：

昔之得一者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其致之，天无以清将恐裂，地无以宁将恐发，神无以灵将恐歇，谷无以盈将恐竭，万物无以生将恐灭，侯王无以为贞将恐蹶。（三

十九章)

译文：占来得到这个一的：天得到一，因而清朗；地得到一，因而安宁；神得到一，因而灵验；河谷得到一，因而水满；万物得到一，因而生存；侯王得到一（道的规律），因而做天下的君长。将推究其理，天若不得道，天就没有清朗，将会崩裂；地若不得道，地就没有安宁，将会塌陷；神若不得道，神就没有灵验，将会消失；河谷若不得道，河谷的水就不会满，将会枯竭；万物若不得道，就不能生存，将会灭亡；侯王若不得道，就不能作为君长，将会垮台。^①

因为道是本原，是宇宙本体，不但不受空间限制，也不能受时间限制，所以老子说：“吾不知谁之子，象帝之先。”（四章）既然跨越了时空，当然不是某个具体事物，感官也不能感知它，所以老子说：

视之不见名曰夷，听之不闻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诘，故混而为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绳绳不可名，复归于无物。是谓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，是谓惚恍。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。执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，以知古始。是谓道纪。（十四章）

译文：一种东西，眼看不见叫做“夷”，耳听不到叫做“希”，手摸不着叫做“微”。这三种情况，不可推问追究，本来是混而为一的。这个一就是道。在有道以前什么样，没有人能明白；有道以后，就有了天地，逐渐明白，而不暗昧了。道永远运动不息，不可给它个名称，仍然归结为没有物体。这叫做没有形状的形状，没有物体的形象。这叫做惚惚恍恍。人

① 译文采用高亨《老子注译》之作，下同。